

堯樂博士傳 (十一)

李郁塘

反金總部據險對峙

民國廿一年春末，新疆省主席金樹仁，疑心生暗鬼，乃來個陣前易帥的絕招。先將張培元東路剿變總指揮職權免去，然後就徵調原駐塔城都統黎如海將軍，出任哈密駐軍師長，並兼東疆警備司令之職。黃成黎氏坐鎮哈密，負起清剿哈密維民變亂事件。當時新疆軍隊編組內情，一向是沿用楊增新治軍故技，番號不妨多，兵額盡量少。黎如海名為師長，其實實際上連兩團兵額都不足。而哈(密)鎮(西)防地又甚遼濶。所轄一師人馬，除固守兩縣五城(哈密有三城、鎮西有二城)以及七角井星峽交通要津外。其餘兵力無幾，用以清剿盤踞天山區內的變民，就感捉襟見肘，無力應付。然而此時反金實力人物和加尼牙孜，甫由老毛子手中，接受到五百枝鋼槍與十萬發子彈。正是動武打仗最有本錢的時候。因而黎氏指派的省軍，每與維民接仗，反而被維民以大吃小，把省軍吃掉，打得省軍落花流水，無法招架。省軍在每戰必敗情況下，黎如海就感頭大着慌！爲了保城保命，只得再度向省城告急求援！

金樹仁接獲求援電後，也想到調到哈鎮地方的省軍兵力，確實有些單薄，焉能責怪黎如海作戰不力。爲了達成清剿變民目的。就得繼續徵調兵力，前往支援。於是再徵調駐防省城東面阜康與孚遠等縣的劉傑三旅，外加攻山大砲一門。即日沿天山北路大道，開赴哈密增援。

當劉傑三率部趕到哈密城時，黎如海就將變民以大吃小的游擊戰術，與省軍常吃敗仗的經過，逕向劉傑三赤裸裸的和盤托出，要請劉傑三記取教訓；把清剿天山區變民重責，全權移給劉傑三負起。劉旅長聽畢黎師長的簡報以後。就採取大兵團清剿的政策，免爲維民所乘。乃採取穩紮穩打，步步爲營的戰術，由哈密北郊推向天山南麓。去圍困維民反金總部所在地的八大石山區。除將所部以連爲單元，密密麻麻分紮於天山南麓山脚下。並將那攻山大砲也安置在進入山區要口的石城子峽口外。不時發射幾顆砲彈，冀以鎮壓維民不敢出山。果能如此維持下去，省軍就不會吃敗仗了！

反金領袖堯樂博士，實力人物和加尼牙孜一看劉傑三採取大兵團陣地戰，實施圍困山區戰術

；一向所用以大吃小的游擊戰術，無法施展，也只好採取陣地戰來對抗。特別加強火力，來固守唯一入口石城子陣地。石城子是位於天山雪水出山口的地方，四面被高山所圍，在羣山中形成一塊小平原，土地肥沃，可種高粱小麥。遂形成山區一個小農村，有數十戶農民聚居於此。出口是兩山形成的一道峽谷。只能一人一馬通過。大有一夫當關，萬人難過的險勢。反金總部就據此險地，跟省軍對峙起來。劉傑三旅長既採穩紮穩打的戰術來對付維民。也就不敢冒然派隊攻山。只好用那門攻山大砲，每日向石城子峽谷，發射三五顆砲彈，用以封鎖此一出山口也就算了。

劉傑三旅全軍覆沒

就在雙方不勝不敗僵持不下的日子，突由天山南麓，也就是小堡沁城方面，殺出一支奇兵，直闖劉傑三所佈的圍山陣地而來。這支奇兵正是小司令部將馬赫英奉其師長之命，由酒泉前來哈密，要向堯樂博士報告與連絡。報告事項是說明馬仲英腰部受傷已告痊癒；連絡事項是徵求堯氏意見，騎兵卅六師何時入新爲宜。由酒泉到哈密

的路程大都是沙漠地帶。在沙漠地帶行軍，最適宜環境者就是以連為行軍單元。而馬赫英此次入新也不例外，也僅帶了一連騎兵趕來哈密。因馬赫英已是第二次入新，對甘、新兩省間的山川地形都已瞭如指掌。為了躲開星星峽省軍的堵擋。乃繞道甘境馬鬃山徑小道，直趨哈密東境小堡村與沁城鄉等地，趕到反金總部的八大石去會見堯樂博士。要進入八大石就得經由石城子山口才能進去。因而與佈陣圍攻石城子省軍發生遭遇戰。而圍攻山區的劉傑三所部，因相持多日，深知反金維民不敢隨意出山。這些紮營下寨的省軍，都過起游閒的生活，有的在帳棚內玩牌賭博，有的臥地抽起大煙。一點敵對戒心都沒有了！

而馬赫英突遇省軍擋道，當即下令衝鋒陷陣。馬家軍的戰術就是一個快字。馬赫英雖僅一連騎兵，但四五百隻馬蹄飛馳揚起的塵土，却有好幾里長。躺在帳棚內玩牌吸大煙的省軍，一聽槍聲大作，就慌了手脚；再望數里長的塵土，也不知來了多少馬軍，就以為小司令的大軍殺來。連槍支都顧不得攜帶，就赤手空拳，向哈密後方逃跑。

劉傑三旅長原在較後方的旅部帳棚內，坐鎮指揮。一聽槍聲，原以為是維民改守為攻，出山作戰，正是求之不得。當即率上衛隊騎上大馬，趕到攻山大砲砲位位置，好下令開砲轟擊出山的維民。不意當劉傑三趕到砲位之前，也正是馬赫英身先士卒，率其所部衝到砲位之時。當時劉傑三的注意力集中於護砲開砲身上，想不到馬赫英來得這麼快；而馬赫英的馬上射擊術，一向是百

發百中。而劉傑三正騎在馬上指揮砲兵，目標非常顯著。馬赫英舉槍一射，劉傑三就應聲墮馬！因為兩軍對陣，都在步槍射程之內，相距不到五十公尺。劉旅長的衛士已沒有時間為長官裹傷。即時將劉旅長橫臥在馬鞍上，就向哈密方向逃跑。一個受傷人，即使平躺在病牀上，若不即時裹傷止血的話，時過一刻也因失血過多而死亡；何況劉傑三是橫臥在馬鞍上，馬在跑人顛波。時間約經半小時，傷口出血更快更多。當他的衛士跑了一陣，回頭一看，發現馬軍並未尾隨追來。這才想到應先為其主將劉旅長裹傷的事。但為時已晚，劉傑三早已因失血過多而停止呼吸。這些衛士只好將旅長的屍體運返哈密老城，向黎師長去報喪與全旅潰散的噩耗！

坐鎮哈密的黎如海，一聽劉傑三旅全軍覆沒，尤且旅長陣亡！這一驚非同小可。假若馬軍乘勝攻取哈密城，三城就難得保。乃速電金樹仁指說馬仲英率部二次入新。請省方速派大軍增援；否則馬軍就要橫行東疆，哈密難保。

金樹仁起用盛世才

金樹仁獲得劉傑三又步上杜榮發的後塵，竟然全軍覆沒，旅長陣亡！真使他一籌莫展。他深知現有省軍將校，除了伊犁鎮守使張培元外，都不是馬軍的對手！然而張培元此時遠在伊犁。再加前次發生的誤會，迄今仍未能釋嫌！他與張培元共患難多年。深知張氏的脾氣，是廁所中的石頭——既臭且硬。若再徵調，定難從命。在萬般無奈情況下，只好啓用具有軍事學能皆優的盛世

才，出任東路剿匪總指揮，率隊前去應付馬軍了！

盛世才確實是一位知兵善戰的能手。自民國十九年入新以來，就負起訓練新軍的責任。深知以當前省軍的戰力，如一對一與馬軍作戰，還不是對手，難以取勝的。如欲擊敗馬軍，必須加倍兵力才行。因此當他奉命以後，首先估計馬軍二次入新起碼有二千之衆；再加上維民一千餘支鋼槍的力量，合起來就有三千人馬。如剿變省軍加倍來算，就需六千人馬。這是盛世才受命以後，向金樹仁提出的起碼要求。然而當時省城以東的軍隊，在前幾次陣仗中，大都調空。省城以西的軍隊，因路途遙遠，在短時期內，無法調來。但是黎如海告急電報，又如雪片飛來。金樹仁為了應急：乃一面令盛世才徵調各路駐軍集中迪化，組織東征大軍總部；一面再施緩兵之計，來應付哈密的新變局。

和談代表吃閉門羹

當即調派省府總翻譯馬木提伯克為談和首席代表，再聘請迪化德記洋行總經理繞孜阿吉，清真寺馬大阿訇，與商會苗會長等人，組成談和代表團，前往哈密和堯樂博士與馬仲英作二次和平談判。

不意這個代表團到了哈密後，得知小司令本人並未入新。來人是馬仲英的部將馬赫英，他們就鬆了一口氣。於是退而求其次，只得與堯樂博士為和談對象。然而堯樂博士已有跟田國楨談和受騙的經過。堯氏認為吃虧上當，只能有一，不

可有二。再說此次省方談和代表中，沒有一位省府中的要員，首席代表僅是省府的總翻譯官。其他都是商界人士。與這些人談買賣作生意則可。與他們談政治談軍事，豈不是對牛彈琴，何能談出結果？即使談出個結果，金樹仁認為不妥時，一反臉不認數，這幾個人誰能擔得起談和的責任。豈不是白談。因此當馬木提伯克等趕到南山口，要去石城子拜會堯樂博士時，堯氏竟然相應不理，吃了閉門羹。

馬木提等人在石城子，碰了堯樂博士的釘子以後。只得退而求其次，去拜會反金實力人物和加尼牙孜大隊長。而此時的和加尼牙孜，自接受俄援以後，可謂既有槍又有錢。正野心勃勃，想另起爐灶。一聽省方代表要跟他來談和，就是認他為維民反金領袖了。這無異一登龍門，就可身价十倍的事。何樂而不為？於是欣然跟省方代表展開談和工作。自認升為反金維民領袖了。

省方利誘提三條件

這次省方談和代表團，在啓程前往哈密時，金樹仁爲了實施緩兵之計，就授與三個談和對象，因對象不同，而原則也就各異。第一個談判的對象是小司令馬仲英，談判的主題，就放在補貼馬軍開拔費的多少，最後在馬軍接受條件後要退出新疆；第二個談判對象是回王府大都統堯樂博士，談和的主題，請堯氏提出和平方案，由省方酌情修改，然後依約實行；第三個談判對象，就是反金實力人物和加尼牙孜。跟和某談判的着眼點，却在收購維民的槍支。於今小司令本人既未

來新疆，當然不能談判了。而堯樂博士又拒與談判。當然也未便進行。最後落到和加尼牙孜身上。談和的着眼點，就放在收購維民槍支身上。因爲談和重點只有一項，談出的條約內容非常簡單，僅有三條。條文如左：

第一條：省方付出小麥一百石，白銀四萬兩，收購維民鋼槍兩千支。

第二條：省方就地由哈密鎮西兩縣各撥交五十石小麥時，維民交省方鋼槍一千支。

第三條：維民交畢一千支鋼槍後，省方撥付白銀二萬兩，交畢兩千支鋼槍後，省方再撥交白銀二萬兩。

其實此一和約說穿了，只有一條，就是第一條。二三兩條文僅是實施第一條的附文而已。尤以第三條的後文，是一大漏洞。在省方來說，將槍支收完再付四萬兩白銀，可能成爲騙局。在維民方面來說，和加尼牙孜也是睜着雙眼說瞎話。當時反金的槍支，一半就是甫由老毛子送給維民的五百支鋼槍；一半就是由省軍手中奪來的槍支，總數也有五百餘支。合起來頂多有千把支的數目。那來得兩千支鋼槍。由此可知和加尼牙孜想借談和機會，來多報槍支。冀求虛張聲勢。好來唬嚇省方。而金樹仁何嘗不知省軍歷次戰役中。前後共丟了多少槍支。早已算定維民手中頂多有一千支鋼槍。若能收繳到一千支鋼槍時，就可解除了維民的武裝。到那時候，反金維民豈不乖乖就範，那還有反金的力量呢？由此可知，這次談和，雙方各懷鬼胎，在爾虞我詐的情況下，完全在玩魔術，那有一點談和誠意？

堯樂博士驟然聽到，省方代表改絃易轍，要和加尼牙孜作爲和談對象。甚表不滿！時過不久，又聽到和加尼牙孜擅自跟省方代表談和成功簽了字。更是忿怒不已！想將和某找來，再加訓斥令其毀約，不可輕易交槍。旋又轉念一想，老毛子虎視眈眈於外，和加尼牙孜野心勃勃於內。維民反金一事，愈來愈變質，越來越離譜。和加尼牙孜擅自接受俄援無異爲史達林侵新鋪路。反金戰事在老毛子挑撥之下，維民與金樹仁就變成鷸蚌相爭，而史達林就可混水摸魚，漁人得利。反金戰事果能就此結束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。再進一步設想，此次談和如由我堯某人簽字的話。而野心正熾的和加尼牙孜是否俯首聽命，願意接受仍大有問題？於今由他自己跟省方談和簽字，他自得遵行勿爽。如金樹仁不究其他，對此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原就是自己的宿願。堯樂博士與念及此。對於省方代表移轉談和對象；與和加尼牙孜越權簽訂和約之事，也就心平氣和不再計較，專等和平的實現！

堯樂識穿收鎗陰謀

巨料和約開始生效，省方先撥交小麥二十石給和加尼牙孜，接下來開始收繳繳槍支。馬木提伯克等省方代表，竟然先到反金總部來收槍支。堯樂博士原以爲是省方代表團在談和成功，作禮貌上的拜會。堯氏爲了表示維民方面團結一致，也就應予接見。不意馬木提等人在會面以後，道了聲見面詞「賽拉木」之後，就開門見山道出來意的說：

「我們特別前來向大都統報告談和佳音，現在已到履行和約內容階段。關於收購維民槍支一事，想由您先開始！」

堯樂博士一聽省方代表，要收繳他的槍支。乃大出意料之外。但仍然壓住怒意，改以諷刺的口吻問：

「你們豈不是吃柿子，先找軟的來吃嗎？於情於理，你們應先找跟你們談和簽約人才對！爲什麼先找到我的頭上來？」

「和大隊長說，您老過去是回王府的大都統，現在又是維民最高領袖。威望素著，聲譽卓著。收購維民槍支是一件大事。應由您老領導開頭，才可收最佳效果！」

「我不是三歲小孩，戴上你們送來的高帽子，就不知天高地厚。你們既然跟和大隊長談和簽字，部分小麥，也由他親自接收。衡情論理，你們應當先收簽約人的槍支才對。等和大隊長把槍支交得差不多的時候，本人站在爲地方求和的立場上。既不要小麥，也不要銀兩。在無條件的保證下，將所有槍支都交給省方！」

馬木提伯克見堯樂博士並未給他釘子碰；而且具有交槍允意。當下就打鐵趁熱，接下又說：

「您老既然有了如此決定，誰先繳誰後繳，還不都是一樣麼？」

「當然不一樣！」堯氏以極堅定的態度，用斬釘截鐵的快語，即時加以駁回！進而又加進一步的說：

「第一、跟你們談和簽約的人，是和大隊長

不是我堯某人。第二、接收你們部分小麥，也不是我堯某人，而是和大隊長。第三、老實不客氣的說，今天的和加尼牙孜，羽毛漸滿，已非吳下阿蒙。他現在是否願承認我是他的上司長官，大有問題。舉例來說，他接受老毛子的槍彈銀兩一事，就是獨斷專行。事前既未徵求本人同意；事後連個報備手續，也不肯辦。就以此次跟各位談和簽約一事來說，自始至終都是他獨行其事，連知會我一聲都未有。故此在我交出槍支以後，他願否跟着將槍支交出。可說是大有問題存在？假使僅我交槍；而和加尼牙孜仍不交出。對於你們談和收購槍支之事，依然罔效。因此關於收槍一事，必須先由和大隊長處着手，本人的槍支留到殿後才對！」

省方談和代表團等人，聽畢堯樂博士這一段合情合理，分析的非常清楚的回話後。都爲之語塞。最後只得找臺階作下臺的回話說：

「和約刻已簽字，希望雙方在當前邊約停戰，不再動武。至於收槍交銀之事。本團得回省城一趟，向金主席報告請示後。再履約執行。就此向您老辭行！」

盛世才攫軍政大權

在省主席金樹仁來說，指派省府總翻譯官馬木提伯克等人，前往哈密作談和，原就是爲了爭取時間的緩兵之計。談和能有成效，固然亦所願也！如果不成也無所謂。就可以兵戎相見了！蓋因在談判一個多月的時間內。金樹仁已由省城以西的瑪那斯（綏來）呼圖壁（景化），以及天山南

路的焉耆庫車等地，徵調到四路大軍，齊集省城附近地帶，聽候東行命令。每路人馬約有一千五百之數，合起來就有六千五百餘之衆。並任命學能皆優的督署少將參謀處長盛世才，出任東路剿變中將總指揮。

盛世才從此時起，才算確實掌握了新疆軍事指揮大權。旋於翌年——民國廿二年「四一二」政變時，盛世才就利用掌有省軍實權的機會，先以武力逼迫金樹仁下臺；更進而撥其離開新疆！就此近水樓臺先得月，坐上新疆督辦的寶座。

自清末民初以來，新疆軍政大權，因地緣與楊增新的關係，大都操在甘肅籍文武大員手裡。於今竟然由遠隔數萬里東北籍的盛世才，因緣際會，崛起西北，取而代之，真是出人意表。此中離奇曲折的來龍去脈，似有先行作一清楚交代之必要！然後再繼寫堯傳下文。

盛世才的其人其事

盛世才字晉庸，清末光緒二十年出生於東北奉天省開原縣。少懷大志，人亦聰慧。若干年來，新疆人每愛說，盛世才平生最崇拜的偶像人物，就是清末閣揆、民元總統，洪憲皇帝的袁世凱。因而盛氏昆季五兄弟的名字都含有一個「世」字；其下一代子姪中，也以「克」字作排行。作爲此說的佐證。以筆者多年在新的考證與推斷，袁盛兩家世系的排列，可能是一種巧合，而非仿做，果真盛家有東施效顰的話，那也應該是他父祖具有此念，不能歸咎到盛氏本人身上。蓋因一個人的起名，大都是由其上一代上二代代起的，

絕不會由本人自命的。不過新疆人每愛作此說法，也就相沿成俗，積非成是，流傳於西北各地了。

學歷完整古書讀得多

盛世才的學歷很完整，小學階段在家鄉讀私塾房。古書讀得不少，奠定了下筆如流的基礎。中學時期，遠到開風氣之先的上海，進入吳淞公學研讀了四年政經科。適當時軍閥興起，割據紛爭鬧得不可開交；再加他本人志在四方。乃棄文就武，想進入軍事學校受訓。適雲南講武學校，在廣東韶州成立第二分校。盛氏聞訊後，就間關千里，投入該校當了學員。卒業後原想返回東北，求一下級軍官之職。奈因與東北軍的系統，莫有關係，雖然奔走多時，總是不得其門而入。就在走投無門時，適關外王張大帥，爲了培訓軍事幹部，在瀋陽成立講武堂教導隊軍官訓練班；正大量在東三省招收新生。盛氏在求門不得之時，只好回頭再充當該班第一期學員。以便進入東北軍的系統。而東北軍官訓練班的班主任，正是奉軍新派將領郭松齡將軍充任。就此黃緣成爲郭將軍的得意門生。受訓結束後，就掛上武裝帶出任東北軍第八旅的中尉連附。不數年一路游升，先出任張大帥侍衛隊的上尉連長、少校營長；以及東三省巡閱使署的中校參謀等要職。其後更踴躍作霖之命，曾到湖北四川等地，展開公共關係工作。儼然成爲東北關外王的私人代表。在各軍閥中縱橫捭闔了好一陣子。

盛世才才華畢露，機警不凡。當他于役東北時

，眼看郭松齡在張大帥前成爲第一紅人，可說前程無量。爲了獲得郭氏青睞，想走終南捷徑，乃對郭氏的外甥女邱毓芳小姐，竭力追求。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終於達到目的。從此郭盛成爲姻親，關係更深一層。郭松齡愛屋及烏，更爲培植下一代得力幹部。乃請准張大帥，保送盛世才遠到日本陸軍大學去深造。盛世才在東京埋頭苦讀了四年，成績卓著，名列前茅。他正想學成歸國，返回東北去報效張大帥與郭松齡提拔培植的深恩前夕。不意倒戈將軍馮玉祥，竟然勾結郭松齡來倒張作霖的戈。結果事敗，郭松齡旋即被捕。張大帥雖惜其才，但因大逆不道行爲，事實昭彰，國人皆知，終被處死。

要立功異域效力邊陲

盛世才於公算是郭系人物，於私又系姻親，張大帥對他雖然不錯。但因郭松齡之死，再返東北服務軍旅的話，於公於私都有些對不起郭氏。適當時國民政府北伐成功，已開府南京，正向統一全國途徑邁進。而盛世才一向機警過人，會看行情走路的人。於是學成歸國，就由東京啓程，逕向南京國民政府去報到。當時國民政府爲了統一全國，正在大量收容各省人才，尤以留學生更受歡迎。盛世才在南京報到以後，就被派任爲參謀本部的中校參謀，時僅一年再升爲上校參謀。在一位甫由國外留學歸國青年來說，正是前程似錦，求之不得的職位。然而盛氏却志不在此。認爲一個青年，每日坐冷板凳，攤紙作業，乃是蹉跎歲月，徒催白髮，最無出息的人，才肯安位於

此。而盛氏的志願，却想作班定遠第一，左文襄再生。要立功異域，效力邊陲，才是軍人職責。因此在此公餘之暇，利用參謀本部上校高銜。拜會各部有關人員，爲他介紹邊疆關係，好有機會獨當一面，爲國效力。說也湊巧，就在此時，新疆發生「三七」事變，金樹仁繼楊增新出任新疆省主席後，有鑑於省軍太落伍。欲想整軍經武，促使省軍現代化。以及要求國民政府任命金氏爲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名義，改爲新疆邊防督辦。正派其鐵心豆瓣，甘肅同鄉魯效祖爲駐京代表。就近在南京物色軍事人才，好到新疆培訓軍事幹部。

新疆省政府駐京辦事處，掛牌開張以後，當然要與各部會交往接觸。其中尤與內政部交往頻繁。而內政部爲重視新疆省遠隔萬里的關係。魯代表每次到部洽公，大都由彭昭賢次長出面接頭。對於魯代表當時進行的兩大任務，均願全力協助，以達金樹仁主席的目的。不過第一任務，呈請將十八集團軍總部，仍改稱爲新疆邊防督辦公署一事，事關中央部（內政）院（行政）府（國民政府）層層法令，不能一促即就，得需較長時間才得辦妥。其第二任務，在南京物色一位軍事專才一事，可說俯拾即是，所在多有。不過在衆多專才中，彭次長認爲時任參謀本部上校參謀盛世才，爲最適當人選。其一盛氏出身很好，是日本陸軍的高材生；其二盛氏有意到邊疆去服務。誠所謂人事兩宜。於是就向魯代表大力推薦。當彭次長將盛世才引薦到新疆駐京辦事處，會見到魯效祖後。二人相談甚歡，一個願請，一個願去。真是水乳相融，一拍即合。魯效祖深知當時新

疆省軍的確大腐敗，必需改革一下，而盛世才又是一位最理想的軍事專才。果能請到邊陲服務，將來定大有造化於新疆。於焉就檢附盛氏履歷，逕電金樹仁備查，並言不久相偕返新。在魯效祖想來，盛世才入新一事，可謂人地兩宜，決無問題。不意事過兩天，金主席急電回示：僅聘一位低級軍事人才就可，不必聘請具有出身日本陸軍高級人才來新；致在新疆軍事機構無法安插云。魯效祖一看金樹仁是個小兒科，非常生氣，竟以辭職留京爲要脅，電請金主席另派賢能來接任。金樹仁當時正畀依魯氏在京活動；乃回電慰留，同時也准聘盛氏到新服務。拒聘盛氏的波折就此平息。

魯效祖引薦進入新疆

盛氏獲得金樹仁同意入新來電後，就向參謀本部請了長假。於民國十八年六月底，就隨魯效祖乘津浦路火車離京北上。不意當他二人到達天津時，我東北邊防軍與蘇俄紅軍，突在黑龍江省滿洲里地方，引起衝突，發生國際戰事。致中俄鐵路中斷，西往新疆，無法成行。盛世才就近返回開原老家住了一年多；魯效祖乘閒在平津太原等地，一面作觀光客，一面拉攏政治關係，結果一事無成。直到民國十九年雙十節時，中俄邊境戰事結束，中俄鐵路恢復通車後，盛世才乃携眷隨魯效祖，假道西伯利亞大鐵路，在新疆邊境以西的阿雅魯斯車站下車。由塔城進入新疆。然後改乘汽車到迪化。魯盛二人到了省城迪化以後，就於翌日由魯效祖親領盛世才去晉見金主席。金

樹仁獲知盛世才學經歷均好，有意重用，擬派在軍務處出任上校科長。回耐時任軍務處長的金樹信，反因盛世才的學經歷都好，深具妬意。遂在乃兄面前進言排擠。莫要犯了楊將軍（增新）重用樊耀南的故轍，竟連老命賠在裡面。金樹仁爲人一向疑心甚重，一聽五弟言之成理。不再派往軍務處。爲了便於觀察盛氏言行，乃降一級改派督署參謀處中校參謀。盛世才接到中校參謀任命狀後，既不怨天，也不尤人。以其高人一等的學識，與深謀諒沖的襟懷，肆應週旋之下，使督署參謀處全處同仁都口角春風，人人讚好。到處加

以揚譽！於焉金樹仁對他的防範藩籬盡撤。第二年再升一級，升爲參謀處上校主任。旋又兼任新疆軍校總教官。盛氏以其優異的學歷，無得的辯才，淵博的軍事學識。兼教一年多，全校師生無不對他表示由衷的敬佩。他便藉機吸納培植了大批基層幹部，奠下了主政新疆的初基。民國廿年冬，盛世才先升爲參謀處少將處長，旋又出任東路剿變總部少將參謀長，這是盛氏參與新疆軍事開始。又於廿一年秋再受出任東路剿變中將總指揮，率領了四路大軍開赴哈密，從此時起盛世才算掌握到新疆的軍事實權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一九八四世界大戰爆發

預言 蠡測

舒適存

識緯之說，儒者不道，然而科學發達的今天，西方國家，仍有占星術，預言家存在，而且言必有中，殊堪玩味。唐斷際禪師希運，世稱黃檗禪師，有預言十絕句，多含明、清兩代朝局，中有一首，却與現時局勢相符，詩曰：

中興事業付麟兒，豕後牛前耀德儀，
繼統偏安三十六，坐觀境外血如糜。
首句是先總統蔣公逝世，今總統經國先生繼志述事，力謀中興。次句去年癸亥是豬年，

明年乙丑是牛年，今年甲子，我們復國成功，功德威儀，光耀人寰，三句是我們政府三十八年遷臺，至七十三年，剛好是三十六年偏安之局。末句是世界大戰爆發，我們復國成功，從事建設只好置身事外了。

近來世界風雲日亟，政治形勢，彼消我長。鐵幕中人民不堪暴政之苦，紛紛奔向自由，世人對共產主義的幻夢覺醒了。雷根總統說：「要把共產主義丟到歷史的灰燼中」，這樣看來，預言的實現爲期不遠，請拭目以俟！